

苏中军魂画中寻

——纪念何昆烈士

□彭伟

人人都有乡愁,但又不尽相同。若是乡愁有色,那么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我的愁绪;若是乡愁有声,那么烈士的悲歌扣动了我的愁思。我生在如皋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诞生地。从地缘到红缘,我痴情于撰写关于红十四军首任军长何昆的文艺作品。2020年,恰逢红十四军诞辰90周年,及何昆烈士牺牲90周年。我便斗胆联系上画家吴耀华老师,恳请他创作一套三幅的水墨中国画,纪念何昆军长。吴耀华是南通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,又长我多岁,故而我的想法,既是恳求,更是奢求。不料吴院长自幼长于如皋,乡愁绵绵,情真切切,爽然应诺。

我寄去了自撰的画中跋语及何昆故事。吴院长认真阅读后,提出意见,计划来如实地考察。我倒是劝他,酷暑难熬,且几处遗址,与当年环境相比,早已面目全非。他态度坚决,语气幽默地说道:“画何昆,我会格外用心。闭门造车是可以的,只能造出‘二手车’,缺乏自己的创新。”于是,我陪他一踏红踪:站在绿油油的田畔

——老户庄遗址中,冥思何昆牺牲的场景;走进红十四军纪念馆内厅,端详何昆烈士的遗照。

满载着感悟,满载着激情,吴院长回通后,挥汗挥毫,反复构图,数易画稿,完成了组画《苏中军魂何昆军长》。我有幸成为画作最初的读者。拜观三幅佳作,我不禁眼前一亮,心头一震。

第一幅画作的背景是黄埔军校。葳蕤绿叶中,黄埔学子何昆正弯身拿起一份《黄埔潮周刊》。站在他侧面的是世人熟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——周恩来。大到人物形象,栩栩如生;小至细枝末节,形象逼真。细心观赏画中左侧桌上的书衣,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是白发美髯的马克思画像。何昆的革命情缘,始于黄埔,正是在周恩来等人的指引下,他才成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
相比第一幅,第二幅人物众多,鲜红的党旗下,一边是何昆在众人的簇拥下,宣读一份文件;一边是面貌清癯的刘瑞龙。众人神态各异地围着一张八仙桌,不禁使人遐思,与达·芬奇名作《最后的晚餐》颇为相似。画中人或拍手,

或笑脸,或凝视,赞同何昆的发言,唯有最下方一个掉头的战士,露出了半个脸,些许诡异的眼神中,蕴藏着不满。正是这位“土犹大”的精准描绘,才使得画面中的故事更为真实:何昆来如后,讲清廉,话奉献,带头要求全体战士减薪,尽管引起个别战士的不满,但是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。

第三幅画是压轴之作,即何昆牺牲前于老户庄战斗的激烈画面。时为夜去昼来,何昆倚着草垛,手持机枪,踩在张爱萍的肩膀上,猛烈向敌人射击。画中人物构图三角形,何昆位于顶端,不惧生死,英勇杀敌。在他的感召下,底部的战士,有的握着红缨枪,有的握着大刀,有的举枪射击,铁军的形象,跃然纸上。

色中有色,画外有话,纵看三幅画的用色基调,灰色为主,象征着红十四军的壮烈之美,但是画中先后出现绿叶、红旗、白昼,正是希望、信仰、光明的写照,也忠实地表现出何昆勤奋、廉政、勇敢的革命品质。这正是他的军魂。

纵使青山埋忠骨,苏中军魂画中留。



遇见
□冒小平

草木之色

□钱玉娟

过日子,无非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。午餐时,一盘炒时蔬,半条剁椒鱼头是我常吃的菜,再配三两杨梅酒,独自喝到小醉。头顶上是阳光满满,身旁的鸟儿叫得自在。醒了,就将自己埋进花里菜里拔草。花里菜里都是风味,香味,更有生的滋味。

园子里,花在一波接一波地开。结籽的大多是花卉类,有薰衣草、月见草、紫茉莉等,还有不知名的小花,在田间兀自迭出。籽熟了,散在田里,任风吹雨打,飘到墙园内外,不久,又会无声无息地冒出新苗来。新苗挨着旧枝,红妆浅绿,若天地涵春,一派盎然。花丛疏影中,暗飞墨韵,生机中透着玄机,一时竟忘了人世无常亦无喜忧。有时候,一次不经意地转身,一朵小花儿会突然绽放在眼前,怦然心悸,似老友重逢。

早起或黄昏,阳光缱绻或小雨绵绵,我喜欢在这样的天地间行走,喜欢带着水汽的花花草草,密密麻麻的,它们悄悄结籽,悄悄开花,即使无果,也不忍铲去,将它们一一移盆,摆在哪里都是蓊郁之美。